

曲 艺

三粒蚕豆

上海文化出版社編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1965



统一书号 T10077·1095

定价(六)0.08元

三粒蚕豆

上海文化出版社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1965年1月第1版

1965年4月第2次印刷

印数5,001—23,000册

开本850×1156毫米1/64

印张3/4

字数16,000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的三篇作品，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。其中快板书《提高警惕不能忘》描写了一个与富农分子作坚决斗争的民兵班长沈大刚；说唱《英雄少年》热情的表扬了一个机智、勇敢的少先队员刘小刚；《三粒蚕豆》歌颂了一个热爱集体、坚决揭露地主破坏阴谋的老贫农。

以上这三个作品都短小精悍，易于演出。

提高警惕不能忘

〔快 板 书〕

彭 生 华

手拿竹板喉嚨响，
說一段我們村里的民兵班长沈大刚。
沈大刚今年二十三，
他年輕力壮身体棒，
他是貧农的好儿女，
今天咱說他保卫丰收果实事一桩。
大年夜村里召开文娱会，
鑼鼓喧天喜洋洋，
俱乐部今天把戏演，

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村里的一片大操场。
沈大刚布好岗哨去查看，
急匆匆来到了堆着种子稻垛的场地上。
三更后，半天空乌云堆起黑漆漆，
不见了星星和月亮。
伸手不见五指头，
西北风吹得呼呼响。
沈大刚来去巡逻在四周，
他一边走，一边想：
好一个丰收年得来非容易，
全靠着毛主席和共产党，
全靠国家来支援，
全靠人民公社威力强。
才能够结出这样的丰收果，
咱们提高警惕保卫这丰收果实理应当！
寒冬深夜冷非常，
沈大刚他挺立在寒风之中来站岗！
坚持守卫不休息，
忽听得前面“悉悉嗦嗦、悉悉嗦嗦”声音

响。

这声音，怎么挺奇怪！

这声音，出在前面的场地上；

那场上堆的是稻柴，

这稻柴是明年下种的种子粮，

沈大刚，心中想：

这声音来得突然有文章！

莫不是阶级敌人来破坏？

想到这儿他三脚两步奔上场，

他细细查来细观望，

打手电，发现破瓶一只落在稻柴旁，

拾起一闻吃一惊——

（白）“啊！”

原来是火油瓶里装！

再一看，旁边哪来这么一把柴？

还有一根火柴落地上。

这准是阶级敌人心不死，

妄想烧掉我们的种子粮，

妄想烧掉我们争取明年丰收的命根子，

阴险的阶级敌人好猖狂！
他急忙转身来搜索，
忽见前面一个黑影闪一旁；
沈大刚急忙伸手将手电筒拐弯来打射，
一道亮光正好照在一个人脸上。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
那家伙猛的摔来一块砖，
正好打在沈大刚手里拿的电筒上。
沈大刚，早已把那狡猾的敌人看清楚，
提高嗓子喊了一声：“黄大狼！
看你今天再有什么鬼把戏，
看你还能再猖狂！”
那家伙原来是村里富农黄大堂，
绰号就叫黄大狼，
解放前做过伪保长，
他恨土改分田地，
他恨穷人翻身把家当，
他恨监督劳动管得严，
他恨前天夜里社员向他开展斗争算总账，

白天劳动他假积极，
夜里就偷偷摸摸干起坏勾当！
黄大堂，真是一只黄大狼，
一看到沈大刚，他就胆战心惊着了慌，
怕的是，今天面目已暴露，
怕的是，碰上了民兵班长沈大刚，
正是冤家迎面路又狭，
没法逃命急慌忙！
他在想：今天回去也难逃法网，
反正现在周围没有人，
何不决心拚一场！
黄大狼，拔出了尖刀一把閃亮光，
举起刀，猛向大刚刺胸膛。
沈大刚，早预料敌人这一手，
閃过身子一拳击中了黄大狼。
黄大狼，扑空更惊慌，
轉身又扑向沈大刚。
沈大刚退后一步一飞腿，
踢在黄大狼的手腕上——

“当”的一声刀落地，
沈大刚迅速来迎上。
黄大狼尖刀脱手想逃走，
沈大刚喊：“同志们东面给我包围上！”
黄大狼眼看东面有人来！
给吓得昏头昏脑逃西庄。
狗急跳墙跳不过，
一条大沟把路挡，
这时候沈大刚奋力扑上去，
一把抓住黄大狼。
巡逻的民兵来赶到，
抓起了阴险的阶级敌人黄大狼。
沈大刚的英勇事迹说不完，
这就是他保卫丰收果实事一桩。
有机会今后再来讲，
说得不好请原谅！

英雄少年

〔說 唱〕

董 生 祥

（唱）一輪紅日放金光，
光芒万丈照四方，
照得那，
蒼松翠柏四季青，
百花爭艷齊開放。
花儿好比小兒童，
朵朵開來象太陽，
千朵萬朵我揀一朵，
單唱那，

英雄少年刘小刚。

(表)刘小刚是红星大队第二生产队老贫农刘老松的小儿子，今年十四岁，是个少先队员，一双眼睛乌溜溜，两道眉毛黑黝黝，看上去象小淘气，实在是个懂事的孩子。不单读书认真，并且劳动积极。社员们一提起刘小刚，咳——“小刚这孩子是好得来，样样生活帮助队里做，我老头子是随便怎么勿及他。”“啊唷，不要说你老头哩，就是我也要向他学习学习。”

今天是八月二十九星期日，一清早，刘小刚从家里出来。

(唱)他手拿一把小镰刀，
身背竹篮急急跑，
少先队员爱劳动，
要为队里割牛草。
他一路走来一路唱，
但只见大田里玉米长得好，

沟边的青草鲜又嫩，

他放下竹筐割青草。

(表)正割得起劲，忽听背后玉米田里
“咋——嚓，咋——嚓”。咦，这是啥个
声音？刘小刚回过头来一看末，没有
什么东西，就继续割草。割了两把，又
是一声“咋——嚓”。咦——

(唱)田野静寂无人影，

何处传来“咋嚓”声？

莫非是，

田鼠、野狗结成帮，

偷偷来把玉米啃？

(表)刘小刚拾起一块泥块，用力掷过
去，“啪！”咦！奇怪！

(唱)田鼠、野狗忽然无声响，

不见它逃窜为何因？

(夹白)那末可不可能是人？

(唱)是人他为何钻进玉米地？

偷偷摸摸搞啥花样经。

刘小刚，站定身，
暗暗开动小脑筋：
想这颗颗玉米金灿灿，
都是社员血汗凝结成。
我决不让它受损害，
提高警惕来查问清，
到底是狗还是人，
我要仔仔细细看分明。

(咕白)对，让我摸进去看看。

(表)刘小刚弯着腰，轻手轻脚钻进玉米地里，啊！里边有一个人。啥人？看不大清爽。刘小刚禁不住喊了一声。

刘小刚 啥人？

(表)这家伙刚才吃了一块泥块，怕暴露目标，所以蹲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现在听见有人在喊，心“别”的一跳，连忙抬起头来，一看，是个十三、四岁的小孩，西村贫农刘老松的儿子，就不放在心上，自管自割草。刘小刚走上去，仔

細一看，啊！是他。小剛一想不對：

(唱)曾記得今年三月三，

大隊里為他開了鬥爭會，

他是前村的壞分子，

名字叫做張阿財。

解放前是地主的狗腿子，

打人罵人樣樣來。

解放後他偷雞摸狗骨頭懶，

投機販賣想發財，

那天他在台上假坦白，

都說他不肯低頭來悔改，

今天他鑽進玉米田，

一定有啥花樣耍出來！

劉小剛 張阿財！

張阿財 曖曖，小阿弟。

劉小剛 你在做啥？

張阿財 嘿，我，我跟你一樣割點兔子草。

(表)劉小剛想：啥格，你跟我一樣？我怎么好跟你一樣，我是給隊里割牛草，

义务劳动，你是为自己养兔子。再一想，不对。张阿财是个出名的懒骨头，怎么会养起兔子来了？会不会是骗人？对，问问看。

刘小刚 张阿财，我问你，你这兔子是自己养的，还是别人家的？

张阿财 这，这当然自己养的。哎呀，时候不早了，下午我还要出工，我先走啦！

（表）张阿财说完，拎起篮子，“嗒嗒嗒”拔脚就走。刘小刚看他慌慌张张，心里想不对，最近，队里玉米经常发现有人在偷，他篮里到底装些啥，我还没有看清楚，怎么能让他溜了呢？就连忙追上去，喊了一声。

刘小刚 张阿财，你慢点走！

张阿财 做啥，做啥？

刘小刚 你篮里放些啥？

张阿财 咦，篮里末，是兔子草呀！

刘小刚 我不相信，让我查一查！

(表)张阿财一听，喔唷！想不到这小鬼倒厉害，连忙把篮子拿在手里。

张阿财 嗨嗨，小阿弟。

刘小刚 啥人是你小阿弟！

张阿财 噢，红领巾！

刘小刚 不许你叫！

张阿财 噢，不叫就不叫，喏，清清爽爽，一篮兔子草对吗？好，我走啦！

(表)刘小刚一看是满满的一篮兔子草。

刘小刚 好，走吧！下趟玉米地少来来。

张阿财 好好！

(表)张阿财刚刚走出五步，刘小刚一看，哎呀！不对，一篮青草哪有这样沉重，连忙追上去，拎起来一倒，只听见“劈劈拍拍”篮子里倒出来十二、三只玉米。

刘小刚 好呀，张阿财，我问你，这是啥？

(表)张阿财心里一吓：哎呀，弄僵了！不过到底做贼资格老，装得非常镇静。

张阿财 噢，这个，我自留地上采的。

刘小刚 瞎讲！

张阿财 你不相信，到我自留地上去看。

刘小刚 我没空。

（表）刘小刚拾起一只玉米，剥开外壳一看，是只尺把来长的黄玉米。

刘小刚 你看，这是队里最好的玉米，今年社员自留地上种的，都是白玉米，你还想赖？

（表）张阿财看看赖不了，只好老着脸皮。

张阿财 嘻嘻，小阿弟，你分点去吧！

刘小刚 呸！不要面孔，走！

张阿财 哎哟，又不是你的，做啥凶得这样？

（唱）叫声小阿弟你慢一慢，

不要大惊小怪面孔板，

队里玉米多得很，

吃掉两只也不妨碍。

刘小刚 呸！